

## 古董店的貓耳少女——捉鬼篇

「噹噹噹噹……」一成不變的鐘聲在校園中迴盪。

九點一到，晚自習的學生們飛快的抓起早就整理好的書包，爭先恐後的衝出教室。但也有人慢條斯理的收拾，還和一旁的同學聊著天。

「我先去上個廁所喔。對了，等一下要不要去吃個雪花冰再回家？」大眼睛的女高中生輕輕拍了好友的肩膀一下，見對方點了點頭，才腳步輕盈的離開教室。廁所就在走廊盡頭，她邊哼著歌，邊走過一間間漆黑的教室，纖細的身影在玻璃窗上完整的映照出來——俏麗的短髮、簡單大方的短袖白襯衫、稍嫌短的格子裙，還有……緊貼在她身後一連串的詭異身影！

女高中生毫無所覺，她踏進明亮的廁所，挑了離門口最近的蹲式廁所，進去後鎖上門，俐落的解決生理需求。

而原本跟在她身後的魅影，卻一個接一個的轉向，朝洗手台直直走去，直接沒入那面大鏡子中。

愉悅的哼著歌，她打開門，走到洗手台前，對著大鏡子扮了個鬼臉。扭開水龍頭，她彎下身，想洗把臉振奮精神。

這時，鏡子卻無聲的出現數道裂縫，好幾隻手從大約只有一公分的縫隙中伸出，只見手擠得變形、肉被硬生生刮掉，鮮血如湧泉般噴出——濺了正好抬起頭的女高中生滿臉。

「啊——」抬起頭，她的頸子被血肉模糊的手捉個正著，掐斷了才剛出口的尖叫。捉到妳了，換妳當鬼嘍！嘻嘻嘻……

「噠噠噠……」

聽見走廊上傳來皮鞋踏地的清晰足音，獨自一人在教室裡等得快要睡著的女孩連忙轉頭看向後門。

「妳怎麼那麼久啊？都過十五分鐘咧……」女孩背起書包，對好友抱怨著，隨後注意到好友的樣子似乎有點不對勁。「怎麼啦？妳不舒服嗎？怎麼臉色這麼蒼白？」她走向站在後門的短髮少女，直接摸對方的額頭，不禁嚇了一跳，「好冰！小琳妳……」

「我剛剛洗了把臉啦。」小琳拉下好友的手，逕自走向座位拿起書包，對好友揚起笑容，「走吧，去吃冰。」

「喔……」總覺得有些奇怪的女孩壓下心中的疑惑，跟在大步離開的小琳身後。

「噠噠噠……」

「喂，妳走太快了啦，我跟不上！」女孩抓著樓梯扶手，吃力的快速跑下樓梯，但好友已經消失在轉彎處，她邊跑邊喊等一下，直到來到一樓，卻不見好友的身影。

「人呢？」

這個樓梯下來，正好是一樓的中廊，中廊有一側的牆上是整面的大鏡子。她走到走廊上，左看右看，還是沒有發現任何人影。

「奇怪？小琳今天是怎麼了？跑那麼快要幹麼？該不會已經跑去停車棚了吧？」夜晚的校園，安靜得有點過分，女孩這才發覺黑暗讓她有點恐慌，她小心翼翼的移動著，眼角餘光卻瞄到鏡中有什麼東西一閃而過！

她猛地一轉身，四周卻什麼都沒有，她害怕的直後退，一直退、一直退，直到撞上了鏡面。貼著鏡子，她仔細的打量周圍，左右的走道上空無一人，就連更遠的樹下，也只有落葉被晚風吹起，什麼都沒有。

「呼……都是小琳啦，跑那麼快，害我一個人才會胡思亂想，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唸唸她……」她拍拍胸口，等心跳平靜下來，才踏出一步，卻發覺自己的頸部好像被什麼東西勒住了。

妳要去哪裡？我已經捉到妳，換妳當鬼了。

熟悉的聲音在耳畔響起，女孩瞪大眼睛，才想發出驚叫，整個人就被往後用力拖——

鮮血在黑暗中噴灑而出，女孩的身軀無力的癱軟倒地，失去頭顱的頸部不斷噴出溫熱液體，而那原本被她依靠著的鏡面，有道缺口正緩緩闔起……

「噹噹噹噹……」牆上的古董掛鐘的時針走到 11 的位置，在櫃台後方清點商品清單的少女抬起頭，頭上的貓耳動了兩下。「哎呀，這麼晚啦？」

她一彈指，大門的鎖自動鎖上，店裡的燈光也一一熄滅，只剩下櫃台的小檯燈還亮著，她右手食指繞了個圈，懸在半空的羽毛筆繼續在紙上書寫著，直到將這一面的清單核對完畢，羽毛筆才飛回墨水瓶裡。

「終於可以打烊了。」貓耳少女站起身，伸了個懶腰，從櫃台後直接跳了起來，落到櫃台前，她走向小客廳，準備在睡前先喝杯熱熱的紅茶。

經過一面落地銅鏡時，她突然頓住了腳步，貓耳快速的動了幾下，接著，她以手指輕觸鏡面，鏡面像融化了般，出現詭異的漩渦，她毫不猶豫，纖手猛地探入——「嘎啊——」刺耳的怪叫聲像從遙遠的地方傳來。

貓耳少女縮回手，掌中抓著一個像是河豚的生物，但牠的臉卻像是人臉一般，詭異至極。

「果然是鏡魔啊，難怪吾會聽見鏡子碎裂的聲音，嗯……這麼濃的血腥味？你這傢伙居然在人間狩獵？」貓耳少女露出凝重的表情，手一掐，那詭異生物發出一陣哀號，就化成黑煙消失無蹤了。

「安格貝爾！」她突然對著無人的古董店喚了一聲，沒多久，一隻渾身雪白的小熊就從後頭的小房間裡搖搖晃晃的走了出來。

「寢蕊殿下，有什麼吩咐？」牠抬起頭，應該是同樣雪白的臉上，竟然有著可愛的熊貓眼。

「剛才吾逮到了一隻透過鏡子吞食其他生物的魔，已經淨化掉了！看來，陰間最近很不平靜，竟有魑魅魍魎偷渡到人間來作亂，那些陰差和閻王可有得忙了。」寢蕊蹙起眉頭，一彈指，「不過人間有人間的規矩，要捉捕這些陰間來的妖魔鬼怪，非得由人類來執行不可。」

「殿下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有著貓熊眼的安格貝爾不太明白這番話的含意。

「陰間得透過有異能的人類來執行捉鬼的公務，而讓這一切合法化的方式，就是委託人間的執法者——最近似乎正由某個派出所負責！」寔蕊露出個「小貓熊還真是單純」的表情，然後不懷好意的笑了。

「安格貝爾，就由你去暗中跟著『捉鬼派出所』的成員辦案，把他們的精采事蹟記錄下來，好編排成新故事，最近吾妖魔之都的藏書室一直沒有新收藏呢……」

「怎麼又是我啊？」安格貝爾深受打擊的倒在地上，「殿下，我也是妖耶，要是被捉鬼派出所的那些異能者抓到怎麼辦？因公受傷有沒有保險？喔不！我的熊生還有大好未來，可不可以換人啊……」

寔蕊的貓耳動了動，「可以啊，那吾就將你的妖力淨化，讓你回動物園乖乖當貓熊，整天只需要裝可愛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「……這個任務實在是太適合我了，我一定會完美達成此項任務，為殿下帶回捉鬼派出所相關的書籍……」看著寔蕊滿意的拍拍牠的頭，眨眼間消失在古董店，安格貝爾淚流滿面。「嗚……這年頭，連妖都不好當啊！」

### 楔子 容易撞鬼的菜鳥

台灣東部，有一處叫做富岡的小漁村。村子不大，更不是台東縣的第一大漁港，卻有全省聞名的新鮮海產，而且物美價廉。

現在正值仲夏七月天，艷陽高掛，熱氣不但烤得人們昏昏沉沉，連柏油路也都因為高溫而泛起陣陣熱氣，扭曲了人們的視線。

在如此炎熱的天氣下，有一群人不畏酷熱，排著長長的隊伍，準備登上一輛停在路邊的遊覽車。這輛彩繪成大丹狗的遊覽車，車窗上貼滿了紅紙，上頭寫著「歡送富岡之光」。

「各位鄉親，感謝你們參加歡送『富岡之光』的活動，我們現在要正式出發了。」站在車廂的最前方，一位白髮蒼蒼、滿臉刻劃著堅毅皺紋的老者，拿著麥克風，很開心的宣佈。

「出發，祝我們的『富岡之光』——曾得意一路順風！」車內眾人大聲附和。

這位白髮老者叫做曾開心，是富岡的村里幹事，因為他兒子——曾得意剛從警專畢業，準備去台北的新單位報到，所以他號召一大堆鄉親，共同來歡送他的寶貝兒子。

坐在最前方的曾得意，身上揹著一條紅布，上頭用燙金楷書寫著「富岡之光」。

只是他對於父親和鄉親們的熱情，似乎不怎麼領情，正擺出一副苦瓜臉。

「唉，都什麼年代了，還來這套。」曾得意只想低調的前往單位報到，沒想到他老爸卻找來一堆人，甚至連樂隊都請來了，問題是這團樂隊可是專門在送死人上山頭的呀。

好不容易捱到台東火車站，揹著紅布條的曾得意，在樂隊演奏的哀傷樂曲中，避開好奇民眾的目光，頭也不回的朝車站衝進去。

「得意，要為我們富岡爭光哦。」曾開心賣力的搖動手中紅旗，開心大喊，眼角不禁泛出淚光。

曾幾何時，他那個在地上爬、老是流鼻涕的小得意，已經要為這個社會盡一己之力了。

一上火車，曾得意迫不及待取下身上的紅布條，把它藏進背包之中。但還是被幾個眼尖的少女看見了，掩著嘴不斷竊笑，笑得他滿臉通紅，只好轉頭假裝看著車窗外的景色。

話說回來，他會成為警察，連他自己都覺得意外。

當時要不是擔任班代的小范力邀他一起去參加警專考試，加上一不小心就考上，爸媽更是大力支持的話，現在他可能還在一般大學裡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曾得意個性溫吞，生平更是無大志，不求升官發財，只求能平安渡過每一天就好。真要說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就是比一般人具有更敏感的體質，但並不是過敏那種常見的症狀。

講白一點，曾得意很容易撞鬼，卻又不是所謂的陰陽眼——有陰陽眼的人，隨時可以看到鬼魂，但是他不行，只是偶而會見鬼，算是「偶發性陰陽眼」吧。

這個「偶發性陰陽眼」一直困擾著他，因為純正的陰陽眼還好一點，畢竟每天都在看，習慣就好，反正被嚇久了也會疲乏。可是他根本無法預料什麼時候會撞鬼，所以經常被嚇得莫名其妙，更慘的是，有時候連撞鬼了自己都還不曉得，事後發覺才在那邊猛發抖。

就拿他在警專唸書的事來說好了，雖然那時候還是學生，為了實習，已經要在校園裡輪服衛兵勤務。

有一次曾得意正好輪值深夜勤務，是凌晨兩點到四點的班，地點就在游泳池旁的一個崗哨，也是最為陰暗的一個點。

才要去上哨，他居然不小心踩死了一隻癩蝦蟆，而且就在他感覺腳底有東西爆開來的時候，彷彿聽到有人在耳旁恨恨的說：「我……就要成精了……你竟然把我踩死……」

「誰？」曾得意驚慌的轉頭，望著四周黑到不行的夜幕，卻看不到任何東西。

「我詛咒你……一輩子撞鬼……撞到最高點！」那哀怨的聲音逐漸消失在黑夜之中。因為這聲音非常不真實，曾得意覺得應該是幻聽，小怕一下後，隨即甩甩頭，繼續往崗哨走去。接哨之後，因為真的很睏，加上天氣又冷，所以他忍不住打了一下盹，直到被一陣急促的跑步聲驚醒，擔心是來查勤的，他馬上振作精神，站得又挺又直。

來人是一個戴著黑色膠框眼鏡、穿著白色短汗衫和黑色運動短褲的年輕人，也不知道他是同學還是長官，就這樣從他面前跑過，看到曾得意的時候，還露出潔白的牙齒對他微笑並揮了揮手。

不會吧？這麼冷的天氣，不躲在被窩裡睡覺，竟然出來跑步？曾得意除了佩服還是佩服，也很用力的朝他豎起大姆指、微笑點頭。從那次之後，只要服深夜衛兵勤務，曾得意都會遇到這個大半夜出來跑步的人，兩人見面時也都會互相點頭打招呼。

之後，他有一次在寢室裡和室友們睡前閒聊，提起了這個半夜起來跑步的怪人，

話都還沒說完，就有人從床上掉了下來……

「哇靠，你撞鬼了啦！」那個掉到床下的人，一邊喊痛，一邊大叫。

「撞鬼！」曾得意一聽，像被人當頭淋了一盆冰水一樣，只覺得寒毛直豎，因為他最怕的就是鬼呀。

「你真的撞鬼了，哪有人在那個時間跑步的……」室友們不禁議論紛紛。

其中的八卦王張丁財，更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說：「你來讀書之前都沒有聽說過哦？那個人應該就是我們前期在晨跑時死掉的學長，說不定他出來跑步是為了要抓交替哦，該不會是……看上你了吧？！」

但曾得意雖然害怕，卻不是很相信張丁財的話，因為那個晨跑的人怎麼看都不像鬼，更何況他還有一雙非常健壯的腳呀……

幾天後，張丁財為了取信於曾得意，不知道從哪找來一堆剪報和照片給他看，然後指著照片上的人，既期待又害怕的問：「你看到的那個人，是不是……他？」

看見照片後，曾得意只覺得頭皮像被灑了辣椒水一樣，不斷發麻，接著就不省人事了，後來還發了兩天的高燒。

「真的是鬼耶！曾得意撞鬼了啦。」而那時，興奮的張丁財居然沒有理會暈倒的同學，只顧著四處宣揚有人撞鬼的事。

那幾張照片都是在一場公祭時拍的，其中有一張是黑白的遺照，長相確實就是那個在半夜跑步的人，就連那副黑色膠框眼鏡都一模一樣，正因為如此，曾得意的反應才會這麼激烈。

沒想到我真的……見鬼了！

曾得意一直無法去除心中那份恐懼感，後來這件事還鬧到訓導（類似軍中的輔導長）那裡，他原本以為會被責罰，說什麼當警察的人還怪力亂神之類的……

不過出乎他意料之外，訓導不但沒有指責他，還泡了一杯熱牛奶給他喝，然後很親切的搭著他的肩膀說：「得意呀，以後如果再遇見靈異事件，儘管來跟訓導說，訓導會幫你的。」

訓導人真好，沒想到撞鬼還有牛奶喝！他那時感動不已。

曾得意自認能讀完警專都要感謝訓導，不然他恐怕早就被鬼嚇跑了。

從那次之後，曾得意又去敲了幾次訓導的門，都是因為撞鬼的事情——訓導總會泡一杯熱牛奶給他喝，然後很有耐性的聽他訴說經過，不但沒有任何譏諷，也從來不曾懷疑他是去騙牛奶喝的，儘管有幾次他是真的想喝牛奶才去。

而事後，訓導都會找一些「民間友人」，到他撞鬼的地點進行特殊儀式，也就是找道士來超渡，不過訓導總會交代曾得意，撞鬼要撞的低調，不要到處說，而他也都乖乖配合。

一直到驪歌高唱、畢業分發那天，同學們正在快樂選填分發單位的時候，訓導把曾得意叫去，拿了一個小牛皮紙袋給他，抓著沒什麼頭髮的腦門、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得意啊，因為你有特殊專才，所以我們把你分發到特殊單位，希望你到了那裡之後，能盡量發揮長才。這裡面是你新單位的資料，依照上面的時間、地點去報到就行了。」

「謝謝訓導。」曾得意雖然從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專才，可聽訓導這麼說，還是有一種被肯定的喜悅，所以抱著非常愉快的心情離開學校。

只是他到底有什麼專才？

這個疑問一直困擾著他，直到多年後的同學會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曾得意才找到機會偷偷問了一下訓導，總算得到了答案——

當時高舉酒杯的訓導，不斷拍著他的肩膀，笑呵呵的說：「你的專才……就是撞鬼呀！」

「靠！我才不要這種專才，還叫我好好發揮咧。」曾得意當場就摔了酒杯，悲憤的他頓時成為大家的焦點，但有苦難言的他卻無法為自己做任何解釋……

## 第一章 五四三專案小組

到單位報到之後，曾得意才知道自己未來工作的地方居然這麼荒涼，也從來沒想過，在新北市裡，竟然可以找到這麼毫無都市氣息的地方。

「安寧派出所」是間四四方方、獨棟的平房，有著很常見的紅色磁磚外牆，佔地大約五十坪，大門前還有一盞彰顯警力的小紅燈。最特別的地方，是它的周圍沒有任何建築物——在一大片空地當中，就只有這孤苦伶仃的派出所。

後來曾得意才曉得，這塊地以前是公墓，聽說更早以前還是亂葬崗，正是所謂的陰陽交界之處，也是陰陽兩界磁場互相干擾最為嚴重的地方。

報到時，所長邊慕凡親自迎接他。光聽「慕凡」這兩個字，就知道所長他媽一定是瓊瑤的忠實讀者，才會幫他取這種詩情畫意的名字。

所長很年輕，只有二十五歲，長的非常帥，和時下的偶像明星吳尊有八分神似，為人既穩重又冷靜。

他親切的帶著曾得意大略看了一下所內的相關地理位置。進入派出所大門之後是值班台，值班台上除了放置一些應勤簿冊之外，正前方還擺了一台二十一吋的監看器；右手邊的牆上則掛著一台三十二吋的液晶電視，供他們用來了解最新時事。值班台的後方擺著四張辦公桌，兩兩相對放置。辦公桌的後方，也就是兩邊的牆壁前，各放著一張籐製的長椅，提供民眾休憩之用。

再往內走，最後方是所長的辦公室兼寢室，它左手邊的房間就是警察的休息室，右手邊則是械彈室。

「所長，請問我要用哪個辦公桌呢？」曾得意興奮的指了指身前的辦公桌，積極的想要盡快進入狀況。

「你的辦公桌不在這裡。」邊慕凡一面轉身朝派出所大門走去，一面說：「因為你是『五四三專案小組』的成員，所以辦公室是在派出所的後半部，跟我來。」

「五四三專案小組？」五四三以台語的意思來說，是指一些有的沒的小事不是嗎？怎麼會把一個小組取這麼「兩光」的名字呢？曾得意納悶的看著他，卻不敢發問。

「可別小看『五四三專案小組』，它可是安寧派出所的精華所在呢。」看出他眼裡的疑問，邊慕凡立即解釋，「這個專案小組專門接辦一些特殊案件，然後由你們這些菁英負責去偵辦。」

「菁英？我是菁英？」看著邊慕凡肯定的笑容，曾得意不禁有些飄飄然，畢竟他除了曾經被訓導肯定撞鬼的長才之外，這還是第一次被人稱讚為菁英。

「當然是菁英。」邊慕凡遞給他一個鑲著金邊的圓形領章，上頭寫著「543」，接著露出迷人的笑容說：「我們執勤的時候不穿制服，這是我們的身份辨識領章，只要出勤，就要把它別上。」

「知道了，謝謝所長。」接過之後，曾得意先是好奇的看了一下，然後雀躍的把它別在右邊的領子上。說也奇怪，這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領章，卻讓他產生莫名的優越感。

在邊慕凡的簡略說明下，曾得意知道這個五四三專案小組，連同他在內一共只有三個人，外加一個幫忙煮飯和打掃的小妹。

至於安寧派出所的對外事務，是由專案小組編制外的警察負責，也就是說整個「五四三專案小組」只負責處理專案工作，派出所的共同勤務另有警察輪服。

邊慕凡帶著曾得意，繞到安寧派出所的後方，居然又是一處入口。奇特的是，它的大門樣式和建築外觀，居然都和前門一模一樣，就連內部的設備，以及桌椅擺設都相同，唯一的差別就是門口那盞小燈，後半部的燈竟是極為詭異的綠色。好好一個派出所，居然弄的像條雙頭蛇一樣，對於這樣的建築樣式，曾得意只覺得很弔詭。

一走進五四三專案小組的辦公室，有個男人和一個妙齡女子已經在裡面等著，一見他們走進來，立即起身和邊慕凡打招呼，「所長好。」

「這位是你的學長陳泰山，那位是沈桃，我們都叫她小桃子。」指著那一男一女，邊慕凡簡單介紹著。

依他所言，這位叫做陳泰山的男人，是這個專案小組的資深警察，三十歲、瘦瘦高高、皮膚黝黑，擁有陽光般的燦爛笑容，格鬥技巧非常好。邊慕凡還笑著補充，最常告誡這個人的一句話就是——不要亂搞男女關係，能手下留情就不要辣手摧花。

聽到這樣的話，曾得意不禁懷疑，這位學長的格鬥技巧，是不是在床上發揮的特別好？

「你好。」陳泰山禮貌的伸長了手，作勢要和曾得意握手。

「哎唷！」曾得意也伸出手，就在握上對方的手時，好像有一道微弱的電流在掌心上炸了開來，於是反射性的將手抽了回來，同時發出一聲驚呼。

「阿泰！」一旁的邊慕凡微微皺起眉頭，無形中展現出威嚴。

「所長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下次改進、下次改進。」陳泰山尷尬的聳了聳肩。

看著一臉驚慌的曾得意，邊慕凡說：「阿泰身體帶電，你和他接觸的時候要小心點。」

「帶電？」好好一個人，身上居然帶電？雖然很想問清楚，可最後還是選擇沉默，因為他知道，想說的時候，人家自然會說，不想說的話，問再多也沒用。

至於只有十八歲的小桃子，有對迷濛的大眼睛，說話時充滿慵懶氣息。

邊慕凡豎起大姆指說：「小桃子負責幫忙打掃、煮飯。她煮的飯菜很好吃，比學

校的伙食好吃數百倍，以後你就知道了。」

一聽到以後有美食可吃，曾得意笑得很開心，只差沒流口水。

「我還有事情要處理，先走了。」邊慕凡簡單交代一些注意事項後，就把曾得意交給陳泰山，讓他負責指導執勤的部份。

邊慕凡離開之後，陳泰山把曾得意拉到辦公室的一角，眉頭微微皺起，非常慎重的說：「晚上值班的時候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……」

畢竟是第一天上班，曾得意非常認真的寫著筆記。

「好好睡你的大頭覺吧，門也不用關，遇到有人來的時候再起來處理就行了。」

陳泰山露出陽光般的笑容，用力在曾得意的肩膀上擊了一拳，「很簡單吧？就這樣，交給你了，我今天晚上外宿，先走嘍。」

「……」有人這樣上班的嗎？居然連門都不用關，只負責睡覺？曾得意雖然心中還有一堆疑問想問，無奈陳泰山走得實在太快，就連他叫了好幾聲的「學長」都裝作沒聽到。

小桃子是最後一個離開派出所的，臨走前還抄了手機號碼給曾得意，用她那獨特的慵懶語氣說：「這附近都沒有賣吃的，如果你肚子餓的話，打電話給桃子吧，桃子再幫你送宵夜過來。」

「謝謝妳。」真是個讓人窩心的女孩，曾得意只覺得心裡一陣感動。

他下午五點來報到，現在是晚上九點，才短短四個小時，整個專案小組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。曾得意覺得很無言，第一天來報到，這些人居然就把整間辦公室丟給他，還真是看得起他啊。

面對空蕩蕩的辦公室，曾得意實在有些不知所措，突然想起派出所的另一頭還有執勤的同事，他開心的過去想和那些學長攀談，沒想到他們態度非常冷淡不說，還躲躲閃閃的，試了幾次之後，曾得意也不想再拿自己的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了。

算了，反正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，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，就好好睡覺吧！曾得意回到五四三專案小組的辦公室，抱著睡袋，打開折疊椅，在值班台前躺了下來，但畢竟是新環境，加上他又是個很會認床的人，一時間也沒辦法入睡，只好看電視打發時間。

看著電視上重播N遍的星爺喜劇片，角色的每句對白，曾得意都可以倒背如流，之所以繼續看，是希望能藉著無聊的疲勞轟炸，讓自己快點睡著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曾得意好不容易才招來一些睡意，卻被一陣毫無節奏感的敲門聲給嚇跑了。

一開始，他還以為是風吹所造成的鋁門震動聲，但當他抬起頭往派出所大門望去時，隱約看到有道人影在門前晃動，確定有人之後不由得起身前查看。

門一打開，有個中年男人就站在門外，他理著平頭、穿著一套灰色的棉質休閒服，身材有些圓胖，雙眼很大而且微凸，手裡還拿著一瓶啤酒，見到曾得意走出來，立刻咧開嘴傻呵呵的笑著。

「你好，我是安寧派出所值班警員曾得意，很高興能為你服務。請問你有什麼事

嗎？」曾得意對他禮貌的點了點頭，盡可能把警察人員親切的一面表現出來。

「喝、喝……酒，我要喝……拿酒來……」男人一面搖晃著手裡的酒瓶，一面傻笑著走進派出所，逕自在辦公桌後方的籐椅上坐了下來。

喝酒？！這傢伙該不會把這裡當成小吃部了吧？曾得意的額頭不禁冒出三條黑線。

雖然這個男人的舉動很不禮貌，也很不尊重負責維護治安的警察人員，但是秉持為民服務的熱忱，他還是很客氣的說：「不好意思，這裡是派出所，不賣酒的。」

「不管，我要喝酒……」滿臉通紅的男人，似乎意猶未盡，還倒轉已經空了的啤酒瓶，伸長舌頭舔著那從瓶口滴出的殘餘酒液。

有沒有這麼想喝？看來這個人真的喝醉了。曾得意走到門口，左右張望了一下，希望能發現和這個男人同行的人。只是門外黑漆漆的，毫無人跡，而且除了巡邏車和警用機車之外，根本沒有其他交通工具。

難不成這個人是酒醉之後步行過來的？他暗暗猜測。

「先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家裡電話幾號？」既然沒有人與他同行，曾得意只好試著問他一些基本資料，希望能幫忙聯絡到他的家人。

「我叫阿寶……嘻嘻嘻……我要喝酒……」男人只是一味的傻笑。

「阿寶！」看著他的笑容，曾得意發現了一件事。

這個阿寶看起來……怎麼好像有些智能不足的樣子？

這絕對不是在取笑他，一般來說，像唐氏症的患者，我們一眼就可以辨認出來，可是這個叫做阿寶的男人，乍看之下和正常人沒有兩樣，可是當他堆起笑容的時候，就有些怪了。

也有可能是喝醉酒的關係，不過他的笑容就是給人「智能不足」的感覺。

如果他真的智能不足的話就麻煩了！想到煩惱處，曾得意忍不住抓了幾下頭髮。試了好幾次，就是問不出阿寶的其他資料，曾得意本想打電話給邊慕凡或是陳泰山，問看看怎麼處理比較好，可牆上的掛鐘顯示時間已經凌晨兩點多，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一來是擔心這麼晚了會打擾他們休息，另一方面也怕被質疑連這樣的小事都搞不定。畢竟才剛來，他不想讓人留下這樣的壞印象，更何況老爸還希望他能幫富岡爭光呢。

再說這個阿寶已經喝到爛醉，而且腦筋不是很靈光，現在又是深夜，總不能請他出去吧，萬一出事誰來負責？

「算了，還是先把他安置在這裡，等陳泰山學長來上班的時候，再請教他怎麼處理好了。」打定主意之後，曾得意從休息室拿出一條毛毯幫阿寶蓋上，並且試著讓他躺下來休息。

還好，雖然阿寶直嚷著要喝酒，可要他躺下的時候，還是很配合的躺了下去。結果不到五分鐘，阿寶就已經傳來打呼聲，一副睡得很沉的模樣。

話說回來，他的家人也真是的，怎麼會放任有些憨傻的阿寶出來這樣喝酒呢？一點都不會擔心嗎？曾得意心想，明天有機會的話，一定要好好幫他家人做一個機

會教育。

畢竟辦公室裡多了一個陌生人，該有的警戒心曾得意還是有的，他不敢再躺著睡覺，而是把值班台的椅子旋轉過來，面對阿寶而坐，以防他藏著什麼壞心眼，需要反應的時候動作也比較快。

不過這下可好，剛才可以睡覺的時候睡不著，現在已經不適合大睡特睡，睡意偏偏特別濃厚，到後來實在受不了，曾得意忍不住打起了盹兒。

「哇呀——」

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，突如其来的一陣慘嚎聲，把曾得意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。他自問活到這麼大，還不曾聽過這麼淒厲的慘叫聲，那感覺就好像有人用盡全身的力氣在嘶吼，彷彿要把內臟完全掏空一樣，那音調聽了不禁讓人覺得……毛骨悚然！

是躺在椅子上的阿寶發出來的慘叫聲！他微微抬起頭，渙散的雙眼不斷試著聚焦卻一直沒成功，造成他胡亂的轉著頭，雙手更是在半空中揮舞，嘴裡還不斷喃喃地說：「好痛……好痛……」

「哪裡痛？」早已被嚇醒的曾得意，小心翼翼的朝他走去，同時警戒的盯著他全身的動作。

聽到曾得意的聲音，阿寶的雙眼像是終於找到焦點所在，立即朝他望了過去，那佈滿血絲而且不斷抖動的眼球，就這麼直勾勾的看著他，嘴角的涎水不斷滴落，感覺就好像正在承受莫大的痛苦……

看著五官因痛苦而扭曲變形的阿寶，曾得意的腦子早已一團亂，被嚇得手足無措。

「好痛呀！」又是一聲淒絕的慘嚎，因為猝不及防，再次把曾得意嚇得像隻被踩到尾巴的貓一樣，整個人彈了起來。

曾得意都還沒整理好思緒、想好怎麼應對，阿寶又驚叫起來，「阿寶好痛呀……救救我……」

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他身上明明沒有什麼傷口，難道是內臟器官出問題？我看還是叫救護車來好了，免得鬧出人命就糟了。」曾得意慌慌張張的拿起話筒。

「哇呀！」就在他拿起話筒的時候，阿寶再次發出淒厲的叫聲，而且他的身體和手腳，居然應聲斷了好幾截，血水不斷噴灑而出！

曾得意因為離他太近，臉上和身體都被濺到一些熱呼呼的鮮血……

他驚駭的看著幾乎已經四分五裂的阿寶，感覺就好像有什麼東西，從他的身上很用力的輾過一樣。問題是，阿寶好端端的躺在派出所裡，怎麼會突然變成這副慘樣？曾得意被嚇得腦筋一片空白，久久回不過神來……

再醒過來，是小桃子把他喚醒的。

「得意哥、得意哥，你怎麼有床不睡，卻坐在椅子上睡呢？」小桃子眨著一雙大眼睛，疑惑的看著他。

曾得意先是怔怔的看了她好一會，隨即想起剛才經歷的可怕情景，再也忍不住心中恐懼，猛的抓住小桃子的雙臂，歇斯底里的放聲大叫，「死人了！」

小桃子被他嚇了一大跳，手裡的水壺因為他的劇烈動作而掉在地上，灑了滿地的水。

「學弟，想吃小桃子的豆腐也不是這樣。」這時候剛從外面走進來的陳泰山，先是「虧」了曾得意一下，才正色問道：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為什麼叫得那麼大聲？」

這時侯曾得意才完全清醒過來，沒有理會陳泰山的問話，先是左右掃視一番，確定沒有阿寶的蹤影之後，立即又跑去長籐椅前仔細看了一下。

結果別說人不見了，就連椅子上頭也都乾乾淨淨的，完全沒有血漬。

怎麼會這樣？難道那恐怖的情景只是夢一場？曾得意驚疑不定的把派出所裡裡外外全看遍了，因為那景象實在是太真實，他很難相信只是惡夢。

不信邪的他，還把門口的監視錄影內容調出來，結果從昨天晚上九點到早上七點小桃子進辦公室為止，都沒發現其他人的身影。

只有在凌晨兩點十五分，監視器拍到他走到派出所門口左右張望的情形，那時正好是曾得意在查看阿寶有無同行親友的時候。

接著曾得意又調閱派出所內的監錄內容，結果看到讓他目瞪口呆的景象，畫面裡居然只有他獨自在那裡瞎忙，哪有什麼阿寶……

靠，該不會我才是精神有疾病的那個人吧？曾得意雙手緊緊抱著頭，微微發顫，只覺得自己快瘋了。

見他一臉驚慌的在那裡忙來忙去，陳泰山和小桃子卻一點都不在意，還像沒事般做著自己的事，有說有笑的。

只見陳泰山嘻皮笑臉的問：「小桃子，要不要我幫忙呀？」

「不用了，你去看看得意哥吧，他好像受到不小的驚嚇呢。」小桃子俐落的拿著拖把拖地。

聽她這麼說，陳泰山才一把勾住曾得意的肩膀，露出燦爛笑容，「學弟，昨天晚上你到底遇見什麼事情？說來聽聽吧。」

因為以前在警專的時候，曾得意只要說出撞鬼的事情，都會被當成異類或是怪胎，就連最相信他的訓導，也要求他保持低調，導致他對於常理無法解釋的事情，習慣保持緘默。所以即便陳泰山這麼問了，他還是猶豫著不知怎麼開口。

「說吧，學長不會笑你的啦。」指了指螢幕上那個像隻無頭蒼蠅的曾得意，陳泰山用陽光般的笑容，鼓勵他把事情說出來。

看著他能安定人心的笑容，曾得意才試著把昨天晚上至凌晨之間所見到的怪事說了一遍。在這同時，他也盯著陳泰山臉上的表情變化，打算只要一發現他有不以為然或嘲笑的神情，就直接結束這個話題。

不過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陳泰山對於這種詭異的事情，接受度似乎比他預期的還要高。他不但沒有任何的質疑和譏諷，還很認真的詢問一些相關細節。

聽完曾得意的述說之後，陳泰山從值班台下方的櫃子裡，拿出一本黃皮簿子丟給他，「是這樣的，依照我們五四三專案小組的慣例，案子由誰受理，就必須由誰辦到底，如果需要特別的協助時，再向所長提出申請即可。」

這下曾得意可懵了，稍微翻了一下手裡的黃皮簿子，發現那居然是「案件受理紀錄簿」！

他疑惑的望著陳泰山，「這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「不會吧？」陳泰山誇張的叫了一聲，用食指在那本簿子上用力點了好幾下，「這是案件受理紀錄簿呀？你沒見過？」

「這簿子我實習的時候就見過了啦，問題是我沒有受理報案啊！」曾得意實在搞不懂他的用意。

「你就把剛才告訴我的事情，詳細的記錄在上面，然後呈給所長批閱，再依他的指示去辦理就是了。」陳泰山頗具深意的對著他眨了眨眼，然後轉身快速離開，不讓曾得意再有發問的機會。

「泰山學長應該不會要我吧？可別害所長以為我是個瘋子。」儘管半信半疑，曾得意仍決定試試看，先看邊慕凡怎麼反應再說。

畢竟昨晚的事情有如親身經歷，曾得意很快的就依陳泰山所說，把事情詳細的寫在簿子上，放進公文夾裡，送到邊慕凡的桌上，等待他批閱。

早上八點，邊慕凡進來上班，看到桌上的簿子之後，立刻把曾得意叫了過去，露出迷人的微笑說：「得意，你破了阿泰的紀錄喔，他來報到之後，到第三天才接到案子呢。」

見鬼了，我到底是接到什麼案子？這句話曾得意雖然沒有說出口，邊慕凡已經看出他極度困惑的神情。不過他並沒有做出任何解釋，只是在他送呈的簿子上批閱，同時寫上附註：持續追查偵辦。

接回簿子之後，曾得意真的傻眼了，而且從邊慕凡的臉上，完全看不到任何一絲開玩笑的成分在。

持續追查偵辦？

這是什麼意思？本來曾得意還擔心自己會被當成瘋子的，現在他反而更懷疑邊慕凡和陳泰山才是瘋子，否則哪有人會這麼認真看待這種靈異事件？甚至還持續追查偵辦咧。

「怎麼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」見他一直杵在原地，邊慕凡忍不住笑了，「可以去問問阿泰怎麼做，如果他很忙的話，就先問問小桃子吧。」

「小桃子！」曾得意不禁有些愕然，沒想到他在派出所的地位，還排在小桃子之下，不過所長都這麼說了，他也只好點頭稱是，從所長辦公室裡退了出來。

這時候小桃子已經把地板拖得亮晶晶，正好從曾得意身邊走過，見他愁眉苦臉的，立即停下腳步，眨著那迷濛的眼睛，慵懶的說：「得意哥，你還好吧？有需要桃子幫忙的地方嗎？」

這女孩就是這麼窩心！曾得意無奈的點了點頭，看來也只能求助於她了。

穿著印有 Kitty 卡通圖案、粉紅色圍裙的小桃子，坐在他的辦公桌前，很認真的看著那本紀錄簿。站在她身後的曾得意，等著等著，卻等來一陣打呼聲，這個小桃子竟然打起了瞌睡！

看來小桃子的慵懶氣息並不是裝出來的，而是真的很慵懶，畢竟她是義務幫忙，

曾得意也不忍心苛責。

還好，沒多久她就被自己的打呼聲驚醒，驚慌的看著曾得意，滿懷歉意的說：「得意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昨天太晚睡了。」

才想說聲「沒關係」，小桃子已經拉著他，走到位在牆角的一部老舊電腦前，堆起笑容說：「你的案件紀錄簿桃子已經看完了，桃子建議你先查一下資料庫，看有沒有叫做『阿寶』的失蹤人口。」

「這台電腦還能用嗎？」因為它的上頭佈滿灰塵、外表老舊，曾得意原以為這台電腦已經報廢，只是尚未移走呢。

「噓！」小桃子猛的用食指堵住他的嘴，戒慎恐懼的說：「得意哥，萬物都是具有靈性的，不要說出輕視它們的話，會有報應的。」

「……」沒想到連小桃子的思想都這麼古怪，曾得意除了張大嘴、滿臉訝異之外，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。

見曾得意不再說話，她才移開那白蔥玉指，按下電腦開關。

真的開機了！沒想到這台破舊的電腦不但能開機，而且開機的速度，還是曾得意所見過的電腦當中最快的。

「得意哥，你只要輸入要找的人的姓名，然後點選他的特徵，再按搜尋就行了。」小桃子很熟練的在網頁上頭點了幾下，進入一個搜尋頁面，上面列出許多選項，她點選了失蹤人口，進入之後，才把位子讓了出來，甜甜的笑著說：「那麼你忙，桃子先去煮飯了。」

「謝謝妳了，小桃子。」一直到現在，曾得意還是搞不清楚，為什麼邊慕凡、陳泰山甚至是小桃子，都這麼重視他所遇見的靈異事件？還讓他把這個事件當成一件案子來偵辦？

現在他反而感到好奇了，心想反正就依照他們說的去做吧，是在玩他也好，是在考驗他也罷，反正只有做了才知道答案。

既然拿定主意就全力以赴吧！他在電腦前坐定，才剛想輸入阿寶的名字，電腦螢幕卻突然整個變黑，然後衝出一個全身雪白、面貌猙獰的鬼影，就好像以前專門在嚇人的那種惡意程式。

因為實在來的太突然，曾得意被嚇得口吐白沫，差點就暈了過去。

小桃子發現後，指著電腦對曾得意說：「得意哥，你好好對電腦先生誠心道個歉啦，不然你別想再用這台電腦了。」

「……」雖然覺得向電腦道歉是件很愚蠢的事，但是小桃子卻非常堅持，事到如今曾得意也只能照做。不過真的很神奇，道過歉之後，發黑的螢幕立即恢復正常。擔心又被嚇到，曾得意先深吸一口氣，才在網頁上的姓名欄輸入「阿寶」兩個字，同時把平頭、大眼微凸、身材稍胖，甚至連弱智的特徵都一併勾選，然後按下搜尋鍵，畫面上立即跑出一大串照片。

其實符合條件的照片並不多，還不到三十張，所以曾得意也不急，一張一張慢慢的看，仔細比對。

當他看到第十五張照片的時候，整個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樣——呆若木雞，同時背

脊不斷發寒……

目前顯現在電腦螢幕上的這張大頭照，就是他凌晨見到的那個阿寶。

雖然凌晨遇見的靈異事件很真實，但畢竟連監視器都沒有捕捉到阿寶的影像，所以他已經認定那是幻覺，卻沒想到這張照片徹徹底底的推翻他的認知，真的有阿寶這個人，也就是說他所看見的靈異現象……應該是真的？

會不會是阿寶想要傳達什麼訊息？曾得意苦苦思索。

資料上寫著，阿寶的全名叫做「黃金寶」，住在基隆市暖暖區，上面除了一些基本資料外，在附註欄上還特別註明，他是重度智能障礙。曾得意這才確定，之前的猜測沒有錯，阿寶的智能的確有問題。

既然有了頭緒，曾得意的思路也清晰多了，先是打了一通電話過去阿寶家裡，想要直接查探消息，結果沒人接，試了好幾次都一樣。

「看來不跑一趟基隆是得不到答案了。」曾得意決定親自前往，他把照片和資料印了出來，拿進所長辦公室呈給邊慕凡看，同時報告道：「所長，我想去黃金寶家走一趟，試試看能不能找出和他相關的資訊。」

邊慕凡仔細看過阿寶的資料後才抬起頭來，露出可以迷死無數少女的笑容說：「得意，你真的很不錯，這麼快就進入狀況。如果你覺得有必要去一趟的話，隨時都可以去，記得簽一下出入登記簿就行了。」

「知道了，謝謝所長。」除了曾經被訓導肯定過撞鬼的才能之後，這還是曾得意第一次被長官肯定，讓他非常開心，也在心中暗暗發誓要好好查明這件案子，不讓所長失望。

「對了，你查察完畢之後，有任何狀況要盡快跟我回報。」邊慕凡把阿寶的資料交還給曾得意，囑咐道：「如果遇到危險或是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，直接打我們五四三專案小組的專線，讓人過去支援，知道嗎？」

「嗯。」曾得意用力的拍了一下稍嫌單薄的胸脯，很有信心的說：「所長你放心，我會搞定的。」

「那你去吧，一路上小心。」邊慕凡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畢竟是第一次出任務，曾得意就像小時候第一次要去遠足一樣，雀躍不已。

## 第二章 來自鬼魂的報案

知道曾得意要去探訪阿寶的家，在邊慕凡的示意下，陳泰山帶著他來到械彈室。之前邊慕凡曾向他介紹過械彈室的地理位置，但是曾得意並沒有進來看過，所以當他發現這裡面除了一般的槍械之外，還有各式各樣的武器和法器時，不禁用力揉了揉雙眼。

在這不到十坪大的械彈室裡，小至繡花針，大至火箭炮居然都有，也難怪他會看到目瞪口呆。

「來吧，讓我看看你的攻擊屬性到底是屬於哪一類。」陳泰山興奮的摩拳擦掌，一副要幹架的狠樣。

「攻擊屬性？」泰山學長該不會是太沉迷於動漫了吧，還攻擊屬性咧。

「這裡有一顆水球，你在心裡把它想像成是一隻鬼，然後用力揮拳打過來就行

了。」陳泰山扭開身旁的水龍頭開關，天花板上裝有一排輕鋼架，上頭已經綁好的氣球，立刻被充水，漲大成如籃球般大小的水球。

雖然有點白痴，曾得意還是依照他的指示，握緊拳頭，然後把那顆水球想像成是一隻鬼，一拳打了過去。

「啵」的一聲，水球應聲炸了開來，裡面所裝的水先是拋向半空中，然後像噴泉一樣往外噴灑，成為明顯的水滴狀之後，再紛紛落往地面。

站在一旁的陳泰山，立即彎下腰檢視水滴落地的狀態，良久才抬起頭來，望著曾得意說：「你是屬於點擊型的攻擊型態。」

「點擊型？」這又是什麼東西？曾得意疑惑不已。

「所謂點擊型呢，就是說你對鬼魂的攻擊效能，是集中在一個點上，破壞力較大，但是攻擊的面積卻不如散發型來的寬廣，距離雖然可以拉得比爆破型遠，破壞力卻又遠遠不如它。」陳泰山做出解釋。

「所以呢？」曾得意還是抓不到重點所在。

「所以呢……最適合你的武器是短槍。」陳泰山領了一把純黑的克拉克手槍給曾得意，另外還給了他四個彈匣。

陳泰山很罕見的用非常正經的語氣說：「左邊這兩個有畫紅點的彈匣是打『人』用的，至於右邊這兩個畫白點的呢，是打『非人』用的，如果你不確定對方到底是人還是鬼的時候，就混著打吧。」

原來他們派出所配備有這種特殊用途的子彈啊？曾得意非常訝異，不過還是乖乖收起那些槍彈。

「把你的手機換成這支吧。」陳泰山遞給他一支黑色的觸控式智慧型手機，「這上面除了附有 Led 燈可當手電筒使用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撥號鍵旁的這個紅色按鈕，當你按下的時候，它可以直接和所長、我，以及小桃子的手機連線，同時利用 GPS 定位，把你的所在方位通報給我們，當然，沒事的話別亂按。」

「哇，真炫的手機耶。」曾得意開心的把玩著手機。

「最後記得別上領章，才不會被自己人誤認為歹徒。」陳泰山再次耳提面命。

「謝謝學長。」曾得意發覺，陳泰山平時雖然輕佻，但是遇到事情的時候又顯得很可靠。

因為沒去過基隆暖暖區，曾得意擔心開車去會迷路，最終還是選擇坐公車。

以前常聽人家說基隆多雨，是標準的雨都，因為不曾親身經歷，所以曾得意並沒有太大的感受。沒想到公車才進入基隆所屬的地域，真的就飄起雨絲來，而且有愈來愈大的趨勢。

「這下可慘了，等會兒下車肯定要先去買把傘。」曾得意皺緊了眉頭。

下了公車之後，他立即找了家便利商店買了一把大傘，然後撐著它在所謂的「暖暖區」找了將近一個小時，才找到通往阿寶家的路。

地址上雖然寫著暖暖區，可是他們家卻位於半山腰，離最近的人家都還要走上一個多小時的路程。

更慘的是，通往他們家的路是一條產業道路，根本沒有公車行駛，在沒辦法的情況下，曾得意決定搭計程車前往阿寶家。

他在路旁招了幾輛計程車，司機問明地址之後居然都搖頭拒載，即使他表明警察身份，說是為了辦案，依然沒人點頭答應。

現代人真的是愈來愈缺乏正義之心了，曾得意只能搖頭苦笑。

這些司機的理由都是說：「那邊太偏僻了，載你去之後，回程根本載不到客人，划不來啦。」

聽到這樣的答案，曾得意只能歎氣，總不能用槍抵著他們的頭，命令他們去吧。看著不斷下雨的陰暗天空，再看看地上到處都是充滿泥濘的水窪，一想到必須在這種惡劣的天候下，徒步走上一個多小時的山路，曾得意頓時很想打退堂鼓。

就在他萌生退意的時候，邊慕凡那可以迷死無數少女的笑容，突然浮現在他腦海裡，還有那句「得意，你真的很不錯，這麼快就進入狀況」也不斷縈繞在他心頭。

曾得意一想到被他肯定的那種感覺，熱血不禁沸騰起來……

拚了！

為了不讓邊慕凡失望，曾得意咬緊牙根、邁開步伐，開始往阿寶的家前進。

雖然他自認體能不錯，可是這一路上去都是陡坡，加上天雨路滑，走起來真的很累。一路上他也只能哼著周華健的「風雨無阻」，不斷幫自己加油打氣。

當找到阿寶家，他全身也因為雨勢而淋得濕透了，這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多，天色昏暗，一旁的草叢裡蛙鳴聲不斷。

看到他家的那一刻，曾得意原本興奮的心情不但消失一空，整顆心還重重往下沉——因為阿寶家根本就是簡陋的違章建築，讓人看了鼻酸。

這屋子的正中央，是一棵大約三個人環抱粗的榕樹，在它的周邊用幾片鐵皮圍起一個長方形、大約像貨櫃屋一半大小的空間。

根據阿寶的資料顯示，他父親很早就過世了，只留下他和媽媽相依為命。他的媽媽叫做林燕秋，依年紀來推算大約六十好幾了。所以說，這間房子裡應該只剩她一個人獨居。

為了避免把人家家裡弄濕，曾得意先是用力擰了好幾下濕透的衣服，才敲了敲門，大聲喊道：「有人在嗎？」

敲了好幾次的門，裡面居然都靜悄悄的，沒有人回應。

「該不會沒人在家吧？」想這一路走來，還真的是無比艱辛，天候不佳就算了，現在居然連應門的人都沒有？曾得意的心跟著涼了一大半

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這裡來，他可不甘心就這樣輕易離去！曾得意抱持著不屈不撓的辦案精神，輕輕推開了那扇用鐵皮做成的簡陋小門。

「咿呀」一聲，門沒有鎖，很輕易的就被他推開了。

曾得意小心翼翼的走進屋裡，因為光線昏暗，沒辦法看清楚屋內的狀況，也不知道這裡面到底有沒有電燈。慶幸的是他有帶手機，他用上頭附設的 Led 燈，四處找尋著電燈開關，總算被他在牆角找到一個黑色小插座和插頭，想也沒想，他直接把插頭插上。

幾乎是在同一時間，他的頭頂上有一盞暈黃的小燈泡亮了起來，亮度不是很強，但已經足夠讓人看清屋內的狀況了。

不過還來不及查看，曾得意被突然出現在身旁的人嚇了一大跳，整個人往後退了好幾步，還忍不住像個女人一樣發出尖叫。

他之所以會反應這麼大，是因為這個人出現的太突然了，而且打從他進屋到現在，少說也有五分鐘以上，她居然悶不吭聲，最可怕的是，曾得意竟然都沒有發現她的存在。

而且她的長相真的有點讓人不敢恭維，這麼說絕對不是在批評她的外貌，而是她的臉看起來很嚇人……

一張黝黑的臉上爬滿了皺紋不說，那佈滿紅色血絲的雙眼，外凸得非常嚴重，好像隨時都要掉下來一樣，張得比河馬還大的嘴，更是剩沒幾顆黑牙。就這樣，她用一種非常詭異的表情怔怔的望著曾得意。

這個老婆婆，應該就是林燕秋吧，曾得意這麼想著。

他當然知道這樣很失態，闖入人家的家裡不說，還一副見到鬼的模樣，於是深深吸了幾口氣，等情緒稍稍平復之後，才故作鎮定的說：「阿、阿婆……妳好……我是來找阿寶的，請問……他在嗎？」

「阿寶！」聽到這兩個字，林燕秋空洞無神的雙眼，像是突然來了電似的亮起來，還拉著他的手臂興奮的問：「你是……阿寶的朋友？」

「是的。」曾得意點著頭，這時候也只能這麼說了。

趁著這個時候，他也仔細看了一下阿婆，她身上穿著一套已經泛黑的鵝黃色運動裝，頭髮披散在肩上，雖然現在看起來已經沒那麼可怕，不過他相信剛才的狀況如果重來一次的話，他還是百分百會被她嚇到。

「太好了。」林燕秋雙手緊握，像在祈禱似的，喃喃地說：「太好了，我們家阿寶說他朋友對他最好了，真是謝謝你照顧阿寶……」

雖然曾得意試著想讓她知道，他不是阿寶口中的那些朋友，可是林燕秋根本聽不進去，還拚命的道謝。

「年輕人，我倒杯水給你喝嘿。」

趁著她去倒水的時候，曾得意也仔細看了一下這屋裡的環境——這間屋子只能用一個「亂」字來形容，滿地的雜物和垃圾，勉強能辨認的家具就是一張小木桌，還有位在牆角那張很像床的東西。

也難為她老人家了，一個六十幾歲的人，住在這麼偏遠的地方，兒子又失蹤，想必也沒有心思整理家中環境。

沒多久林燕秋就端了一杯茶過來給曾得意，然後眼巴巴的望著他，有些心焦的問：「我們家阿寶最近還好吧？」

曾得意接過她遞來的杯子，順手把它放在身旁的桌子上，聽到林燕秋的問題時，他愣了一下，沒想到會被她搶先提出這個問題。

話說回來，如果她知道阿寶的行蹤就不會去報失蹤人口了，電腦上也就查不到資料。

既然都見到阿寶那淒慘無比的靈異現象了，對於他的現況，曾得意其實是抱持著非常不樂觀的態度。

他雖然擔心會傷了老人家的心，可是為了知道阿寶的真正行蹤，他也只能實話實說：「阿婆，我已經很久沒有和阿寶聯絡了，會來妳們家，就是想知道最近有沒有人來找過他，還是說，妳知道阿寶有哪些比較好的朋友嗎？我可以幫妳去找看看。」

一聽到曾得意也沒有阿寶的消息，林燕秋很明顯的露出失望的表情，但是一聽到他願意幫忙找阿寶時，卻又很驚喜的說：「真的嗎？」

在曾得意拍著胸脯並再三的保證下，林燕秋才試著回溯與阿寶有關的最後記憶…

「我們家阿寶雖然不聰明，不過他真的很乖，對朋友也很好，像我出去撿破爛，他都會跟去幫忙，從來沒喊過一聲苦。還常常對我說，以後如果賺大錢，一定要買棟很大、很大的房子給我住……」

「後來阿寶跟我說，他認識了一些好朋友，都會請他吃飯，有時候還會給他錢，而且用不完的他都會拿回來給我，真的很乖。」

「阿寶還說那些朋友要帶他做生意，可能會離開一陣子，還拿了一筆錢回來，讓我放心，說他很快就會賺大錢回來，到時候就可以買大房子給我住了。」

聽到這裡，曾得意不禁替阿寶擔心。試問，一個有重度智能障礙的人，能做什麼生意？而且都還沒開始就先給他一筆錢？世上哪有這麼好的事？這裡頭肯定有鬼。

發現他帶著嚴重質疑的眼神，林燕秋先是重重的歎了口氣，才點了點頭繼續說：「阿婆也覺得事情不大對，所以不讓阿寶跟著那些人去，不過慇阿寶就是不聽我的勸，硬是要去……因為我非常堅決的反對，結果阿寶他竟然沒有跟我說一聲，就這樣離開了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林燕秋哭得淚眼婆娑，不斷捶胸頓足，懊悔不已。

畢竟是相依為命的兒子，只因沒能留住他，就這樣失去他的所有音訊，相信任何一個為人父母者，都很難接受這種殘酷的事實。

曾得意實在想不出任何可以安慰林燕秋的話，所以整間屋子陷入一種非常詭異的沉默，只有雨滴打在鐵皮屋頂上的「滴答」聲不斷作響。

良久，林燕秋才抬起頭來，雙眼紅腫的她，沮喪的說：「從那天之後，阿寶就再也沒有回來過，倒是有一個朋友來看過我，還拿了一筆錢過來，說是阿寶要給我的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她已經泣不成聲。

「朋友？」即使沒有辦案經驗，身為一個警察，曾得意還是有敏銳度的，知道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，他急忙問道：「阿婆，你知道那個人的名字嗎？」

因為陷入沉思，阿婆有些失神，儘管曾得意急著想要知道答案，卻也明白，在這個時候催促她只會得到反效果，所以找了張椅子坐下來，靜靜等待。

林燕秋先是一陣搖頭晃腦，還不時用手拍著自己的腦袋，像是極力在回想什麼事情一樣，然後開始在屋裡四處走動，翻翻這個、翻翻那個。

她一定是在找非常重要的東西！曾得意只是安靜的跟在一旁，沒有多問。這樣的狀況，一直維持到她在廢紙堆中找出一包東西，才大聲喊道：「找到了，在這裡。」

林燕秋把那包東西交到他手上，笑咧沒幾顆黑牙的嘴，興奮的說：「這就是阿寶朋友交給我的錢，我記得裡面好像有一張名片，他還說如果錢不夠用的話，再打電話告訴他。只是從那一次之後他就沒再來過，打他的電話也都找不到人……」聽阿婆這麼說，曾得意急忙伸手在那個小袋子裡翻了一下，裡面真的都是千元大鈔，一捆一捆的，少說也有十來萬。

他們到底是去做什麼生意？為什麼出手如此大方？隨隨便便就給了阿婆十幾萬？不過曾得意更在乎的是那張名片，又找了好一下，總算讓他找到那張皺巴巴的名片，上頭寫著「張柏言」三個字，是一個賣車的業務員，上面還有他的電話號碼和公司資料，字跡有些模糊，不過還能辨認。

看著不斷在翻動小袋子的曾得意，林燕秋是一把鼻涕、一把淚，難過的說：「其實阿婆一點都不想要這些錢，只要我們家阿寶能平安回來就好了……你一定要幫阿婆的忙嘿……」

這種忙不幫的話，還算是人嗎？曾得意只是擔心，萬一得到的答案是最壞的那一種呢？到時候要不要把結果告訴阿婆？

不知道真相的話，還活得有希望，一旦知道真相，只有絕望，那麼到底該選擇哪一個？雖然他還不能篤定阿寶的生死，可看見林燕秋擔憂的神情，曾得意心裡就有種說不出的難過。

他又問了許多問題，不過林燕秋所能提供給他的訊息，就僅止於張柏言，阿寶其他的朋友她都不認識。

他想，下一步只能從這個張柏言的身上著手了。

「咕嚕嚕……」

曾得意的肚子突然很不爭氣的叫了起來，畢竟忙了一天，而且一整天只吃過早餐，來之前，也不曉得這裡這麼偏僻，不然就會先吃飽再上來，或是準備一些乾糧食物。

雖然阿婆都沒有說肚子餓，可是看她面黃肌瘦的，平常的飲食應該不大正常，早知道是這樣，他就多帶一些食物上來了。

看她如此孤苦伶仃的，實在讓人很不忍心，曾得意關心的說：「阿婆，我要走了，妳有需要什麼東西嗎？如果有需要的話，明、後天有空的時候，我可以幫妳帶上來哦。」

「你這個年輕人心地真好，不過你只要幫阿婆找到我家阿寶就好了……阿婆後面廚房還有很多吃的東西，你餓了吧？我去拿來給你吃……」沒有等他回答，林燕秋繞過位在屋子正中央的樹幹，往後面走去。

可能是阿婆在屋子後面有種野菜或養了些雞、鴨吧，問題是看她生活條件這麼差，他也不可能留下來讓她請客，所以曾得意早已經想好推辭的客套話，就等她回到屋裡來。

只是說也奇怪，他左等、右等，等了十幾分鐘，居然等不到她出現。

眼看天色愈來愈暗，再不走就怕今天走不了，曾得意決定直接去跟她道別，所以也繞過擋在前方的樹幹，快步朝屋子後方走去。

他走得又急又快，等他發現眼前一黑，不知道被什麼東西擋住去路時，已經太遲了。他一頭撞上一個東西，由於太突然，不由得嚇了一大跳，並警覺的往後退了幾步。

還來不及查看擋住去路的究竟是什麼，曾得意發覺好像有東西在脖子上和衣服內爬來爬去，低頭一看，竟然是……

蛆！

為什麼會有蛆？他歇斯底里的不斷拍打著身體，到最後實在受不了，把衣服和褲子都脫了下來，不斷用力把它們往地上甩，希望能將那些噁心的蟲子拍掉。

他到底是撞到了什麼？為什麼有這麼多噁心的蛆？曾得意納悶不已。可等看清楚那擋住去路的究竟是什麼時，他雙腿一軟，直接跪在地上，再也沒有力氣爬起來……

他看到的首先是一雙手和腳，然後是被拉得很長的脖子，脖子的上方拖著一條發黑的繩索，往上延伸綁在橫生出來的樹幹上，這樣的外觀已足夠讓曾得意認定，這是一具……屍體！

一具屍體，就吊在橫生出來的樹枝上，可能是時間經過很久，加上體重和地心引力的影響，屍體的腳已能碰觸到地，而對方的脖子其實可以說是斷了，只剩一些皮下組織還沾黏在一起，乍看之下就好像長頸鬼一樣。

天呀！他居然撞上一具屍體，還沾了一堆蛆在身上，曾得意只覺得兩眼一黑，幾乎就要暈過去……

怎麼想怎麼頭皮發麻！他狂亂的抓著快要麻炸的頭皮，希望能稍微降低那種從骨髓裡透出來又刺又麻的恐懼感……

等等！這具屍體身上穿的運動裝……那黃裡透黑的顏色，怎麼看起來那麼熟悉？曾得意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是阿婆！是剛才還和他侃侃而談的阿婆！

不會吧！曾得意難以置信的轉頭看了一下，剛才她端來的那杯茶，還好端端的放在桌上呀，如果這具吊屍就是她，那這杯茶又是誰端來的？

但從那屍體的臉型判斷，分明就是林燕秋沒錯……

曾得意只覺得整個人像跌入冰窖一樣，渾身冷到不行，好幾次他試圖爬起來，偏偏手腳無力又不聽使喚，只能對著眼前這具腐屍乾瞪眼……

最後，他唯一能想到的辦法，就是打電話回五四三專案小組求助——慶幸的是在這裡手機還能收到訊號。

電話一接通，邊慕凡那沉穩又渾厚的嗓音傳來，「得意？你沒事吧？」

「所長……」看著眼前駭人的腐屍，曾得意忍不住哽咽起來，「你們……可以來幫我一下嗎？」

一直到邊慕凡親自帶著陳泰山，甚至連小桃子都跟來的時候，曾得意才回過神來。他們幫他披上一件毛毯，還很貼心的帶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為他驅除寒意，並讓他先坐在偵察車內休息。

接獲陳泰山的通報，邊慕凡他們到達之後沒多久，當地的派出所警察和鑑識人員也陸續抵達，負責後續工作。

拍著曾得意的肩膀，邊慕凡再次露出可以迷死無數少女的笑顏說：「得意，做的不錯，要不是你來這一趟，不知道還要過多久，才會有人發現這位老太太的屍體，相信她心裡一定很感激你的。」

雖然知道這是所長安慰的話，曾得意還是很感激的點了點頭，「謝謝所長。」

「得意，畢竟你才剛畢業，如果覺得這件案子太過沉重的話，可以考慮一下，是不是先把它移交給阿寶辦？」邊慕凡深邃的雙眸裡，透露出一股憂慮和關心。只差那麼一點點曾得意就點頭同意了，由於這件案子實在太過詭異，不論是阿寶或是他的媽媽林燕秋，出現的方式都大大的震撼了他。試問，又有幾個正常人禁得起這種驚嚇？

不過仔細一想，曾得意確定阿寶他們並沒有傷害他的意思，而且很可能還有求於他，才會一再現身。再說，他也不想讓邊慕凡、陳泰山和小桃子這些對他有所期待的人失望。

他雖然是個生平無大志的人，但既然選擇從事警察工作，當然曉得這是一個高風險的職業。比起在槍林彈雨中打滾的警察前輩們而言，偶而撞鬼應該算是小 Case 吧，只是這麼一丁點壓力都無法承受的話，連他都對自己往後的警察之路感到擔憂。

有了這樣的想法，曾得意對邊慕凡搖了搖頭，握緊拳頭、非常堅決的說：「所長，謝謝你們的好意，我能挺住的，阿寶這件案子我會繼續追下去。放心，真的處理不來的時候，我會告訴你的。」

對於他的堅持，邊慕凡也頗為訝異，本來以為他初來乍到，無法承受如此詭異的事情和巨大壓力，想先讓他休息一陣子再說，沒想到他卻如此堅決，所以肯定的點了點頭，「嗯，那麼這個案子就拜託你了。」

「謝謝所長，我會努力的。」再怎麼說，阿寶這件案子是他警察生涯所接的第一件案子，他說什麼都要想辦法破案。

「學弟，你行的，加油。」陳泰山對曾得意豎起大姆指。

「得意哥，桃子也支持你。」小桃子擁著他，並輕輕拍打著他的背。

雖然很不好意思，不過能讓一個正妹這樣抱著，其實還挺舒服的，曾得意恣意的感受小桃子身上傳來的陣陣女人香。

將現場交給當地警方後，邊慕凡便帶著他們離開基隆。

回到派出所已經是晚上十點多，因為今天輪到陳泰山當值，所以曾得意洗了個熱水澡之後就直接回到寢室休息。

入睡之前，他看著阿寶和林燕秋的資料，以及那張皺巴巴的名片，滿腦子想的都是有關他們的事。

有關林燕秋交給他的那個小袋子，他只拿走張柏言的名片，錢的部份已經交給當地派出所警員處理。

到目前為止，他所獲得的資訊既貧乏又雜亂，實在理不出頭緒來，所以他打算明天先去找張柏言再說。

Crescent